

社会与人丛书



魏超 肖白 编

霹雳舞在中国

DZ91/20

霹雳舞在中国

魏超 肖白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1182717

霹 雳 舞 在 中 国

魏超 肖白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7.75印张 163千字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

1—45,000册 定价 2.70 元

书号: ISBN 7-80014-310-4/G·08

7175811

“社会与人”丛书前言

人，社会，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极为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问题。似乎可以简单地说：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又在制约、规范着人。但社会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远比此说复杂和微妙得多，特别是这二者的关系是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或说文化的变迁而时时处于令人难以一劳永逸地把握的变动之中。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自身体验和他人的经历中得到多次明白无误的证明。

人生一世，草长一秋，为了在短促的生涯中，尽可能多地给世界增添绿色，也使“自我”得享生命的充实和愉悦，我们得不断深入地、全面地了解变动不居的社会，学会随机地调适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促使社会与人都能不息地向完善乃至完美迈进。

如果考虑到当前我国正处于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那么，对社会与人之关系的了解和调适，就获得了更加特殊的意义。

众所周知，“现代化”，正凭借一种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之力，推动传统文化制约下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及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等等，发生愈来愈明显的变化。与此相应，人与社会的关系，则呈现顺应、交错、逆反、缠扭等种种复杂

的形态，由此激发的社会心理特征则又是得意与失落、彻悟与困惑、欢欣与痛苦杂然并存……“这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么？”有人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国际上不少学者和政治家认为确系如此。他们指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所谓“现代化”的本质即是指社会各个领域具备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特征的过程，其中，必然包括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似也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的社会关系。法国经济学家让·莫内的一句为世人传诵的名言，更是直捷地讲明：“现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有幸躬逢改革盛世的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怎样寻找到“自我”在时代大潮中的社会方位，并据此确定自己应负的责任，以建立一种新型的、体现着最先进特征的社会关系呢？

这是需千百万享有共同文化因而以各种形式组合在一起的社会人共同探讨的大问题。正基于此，我们决意编“社会与人”丛书，即是意在与读者诸君一起，切磋、交流我们对“社会与人”这个巨大而带有神秘感的课题所作的观察、思索，及点滴心得。

应该说明，本套丛书，并未按丛书编辑通例、事先规定其共出多少种，而是拟分辑编选，以社会需求来最终决定此套丛书的生命历程。当然，之所以如此也是基于“社会与人”这个课题的永恒性和多变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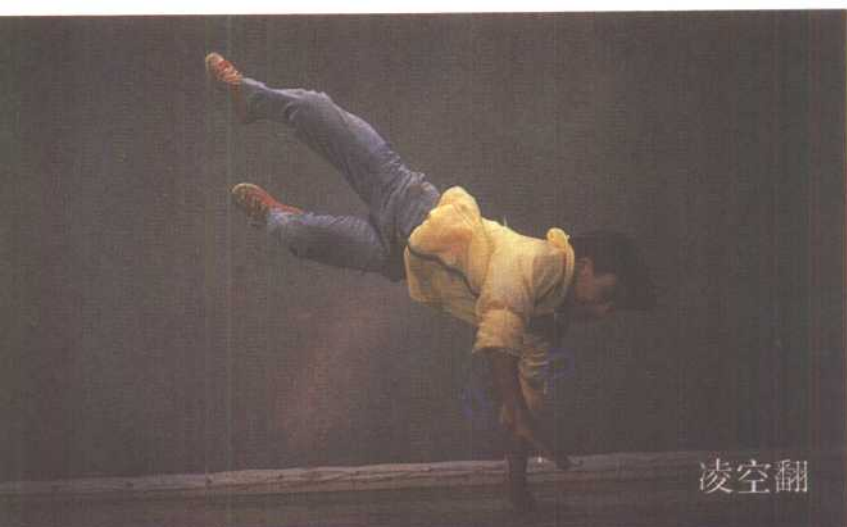
最后，特别还应加以申明的是：尽管本套丛书会适量地援用现代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某些新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丛书中每种书揭示的社会现象有所剖析，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读物，而是拟更多地以纪实的笔触（当然也

有必要的提炼与集中)，对社会风潮进行追踪、扫描和摹写，将饱含生活原味（或说感性意味浓郁）的社会万象奉献给广大读者，让所有珍惜生命，欲为身处社会有所贡献，并在这贡献中完善自己，实现自己生存价值的人们自己来思索、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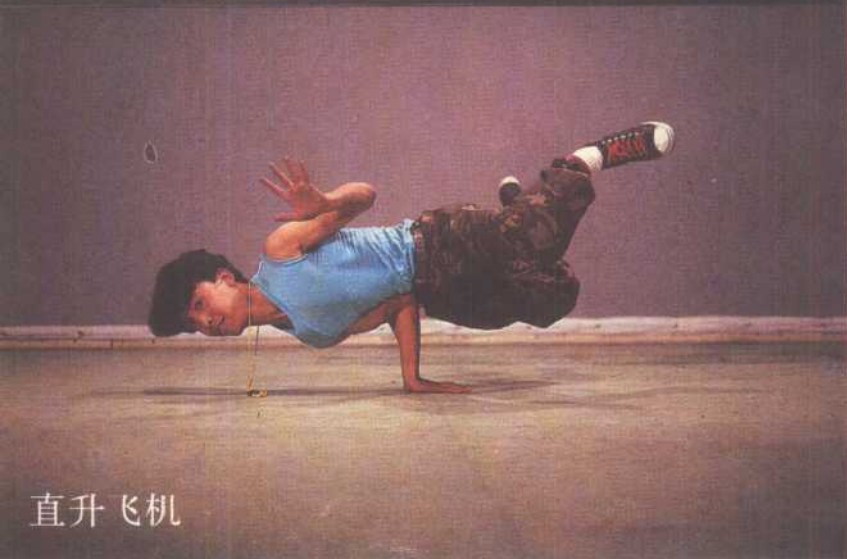
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本套丛书在编辑体例上介乎社科读物和纪实报告文学之间，更确切地说是将二者扬长避短地结合在一起，无庸讳言，这正是我们编选此套丛书所力图体现的特色。当然，究竟能否如愿，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各方有识之士的批评、教正和鼎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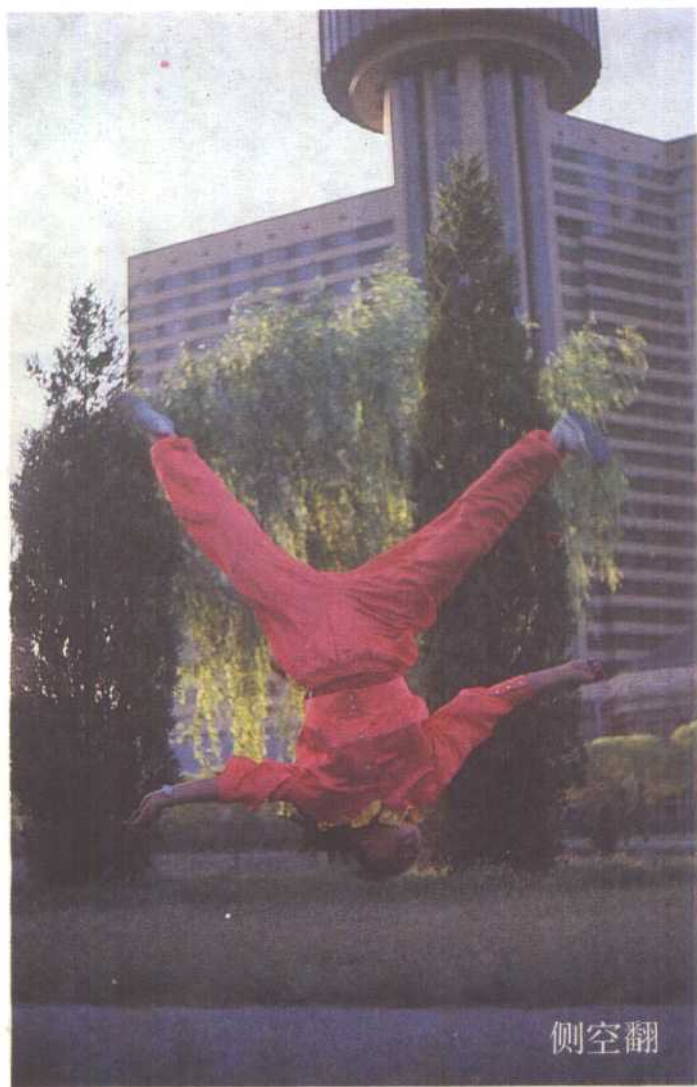
鸭子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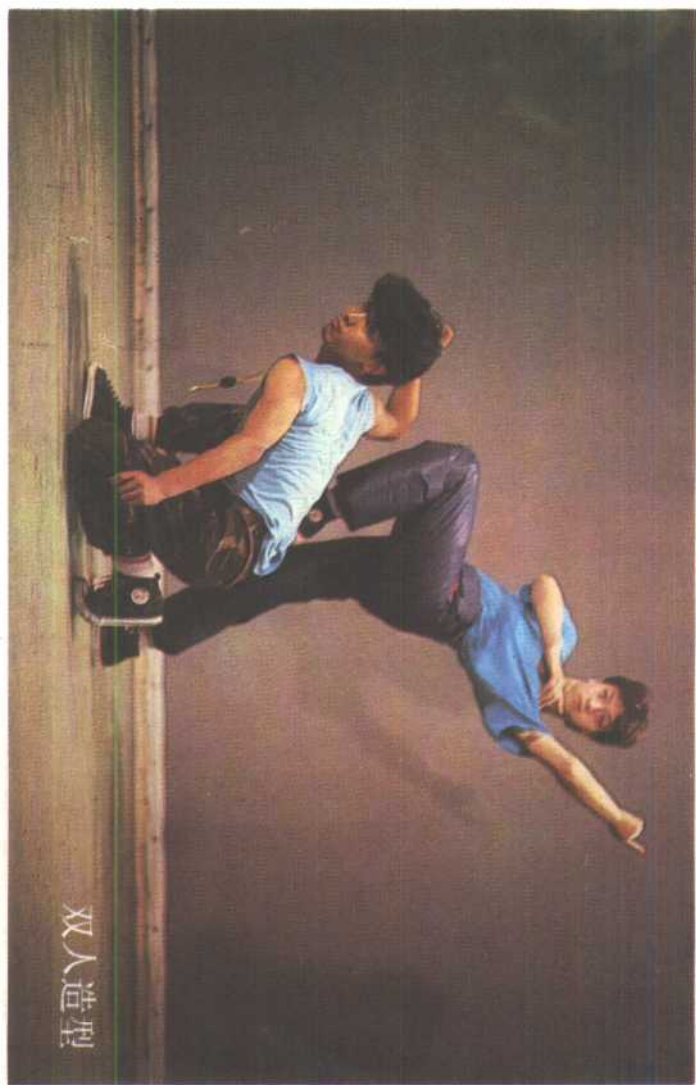
凌空翻



直升飞机



侧空翻



双人造型

目 录

北方十城市百名霹雳舞星大奖赛·····	李 剑 (1)
霹雳! 霹雳! ·····	闽 人 (38)
霹雳潮·····	程欣欣 (71)
霹雳, 都市里的颤音·····	邓 芳 (89)
天津霹雳舞潮·····	寇士奇 (102)
霹雳舞史·····(美)迈克尔·霍尔曼著 王国华 译	(124)
跳霹雳舞的基本条件·····	王国华 译 (134)
霹雳舞入门·····	韩大海 编译 (136)
舞蹈: 文化变异的人体演示·····	星 君 (186)
【附】: 霹雳舞图例·····	老晓 胡华 (200)

——北方十城市百名霹雳舞星大奖赛——

——二十个小标题

——李 剑——

他们堂而皇之地在街头行走，走过去又走回来，从来不管红色还是绿色，也不论阳光还是月光。不知道北斗是在什么地方，更不理睬它是不是发光……花180元买一双“耐克”舞鞋，用300元制一套自己设计的参赛服装，花了血本儿，在频闪灯下再来一次“断裂”，再来一次“破碎”，围住谁就是谁。一群争强好胜、自娱自乐的青年，但愿他们也会成为你的朋友。

——摘自采访笔记

引 子

那三岁的女孩，有一对晶亮的黑眸，闪着宇宙似的幽光。她朝韦平大哥哥灿然一笑，挣脱了爸爸妈妈的手，象只小蝴蝶飞到韦平面前……韦平的心怦然一动，顿觉站到了太空。他情不自禁地抬起了胳膊……女孩也抬起了胳膊……

指关节板直——指关节板直……腕关节凸起——腕关节凸起……腕关节板直——腕关节板直……肘关节凸起——肘关节凸起……韦平的全身开始象自行车的链子，一节挨一节

地弯曲，一节挨一节地平直，弯曲……平直……真好似一股电流在他身上传导。当再来一遍时，她咯咯地笑起来——会了！韦平惊奇：形似，神似，盖了帽了！

女孩笑咪咪地望着韦平，小身子不停地抖动，眼看着一股“电流”一遍又一遍地从她的指尖流入，流过全身，又在另一只手的指尖消失。“电传”加快，女孩眸子中的宇宙光变红、变黄、变蓝，变得光彩照人。韦平呆了：还不到三分钟，她竟然把“传导”掌握得这样熟练，是外星来的人吗？

“一定是外星来的小精灵！”韦平断言。他又象站到了太空，身子不由自主地动。音乐响起，电流传过，一大一小，一高一矮，面对面，背对背，在中山饭店门前舞了起来。只见电流缠绕，此起彼伏，奇妙的声响从他们的体内弥散出来……

前 言

纽约街头的一种舞蹈，频率高、节奏强，变化奇特。八十年代时，随着开放和“世界大串连”的兴起，“传导”着、“抖动”着来到了中国，很快，便在中国的十字街头滚动起来。它的“传感”神秘得让人想大声呐喊，那“破碎”也不知触动了人们心中的什么地方，除了想笑，就是无言的默想，谁也不说想到了什么。这种舞如春潮般在大地上冲荡起来，冲向人体的本位，冲向生活和艺术的程序。它象一缕痴迷的情思，在新时代的韵律中起伏，撞击，破碎，迸出生命的欲火，让更多的人对“性命”重新认识。

何止是年轻的生命，就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群体，在

这样激昂忘我的“地摇滚”面前，也都情思萌萌，跃跃欲试。人们惊喜地发现，人的本体原来是如此奇妙，如此深奥，如此应予重新评价，如此的应予重新安排，如此的该来一次又一次的“破碎”，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组合。这种舞可以把痛苦揉进去，把忧愁揉出来，于是，痴迷它的，赏识它的，都手脚不停地“电传”，“传”出不尽的新奇和陶醉。这样，涌来涌去，潮起潮落，便为人类的海岸留下了珍宝，也留下了惆怅……

这令人振奋，耳目一新的舞蹈，就是 Break Dance —— 霹雳舞。

1. 他承包了一个事业

几乎每天都遇到想不到的事。说四岁的女孩毒死了二十四岁的妈妈，说六岁的孙子勒死了六旬的奶奶，都想不到，但竟然是真的发生了！生活就是这样，昨天还气宇轩昂地挥着杀猪刀子卖西瓜，今天就被逮捕了，没过几天就被枪毙了。这些例子是反面的，正面的例子则更多。

万万没有想到，组织这次大奖赛的，竟是石家庄市群众艺术馆。大门朝东的文化局和高雅的舞协都没有参加。这不奇怪，因为“应该的”和“不应该的”都发生了变化。

他说（喝着桔子汽水）：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这条毛主席语录写在群艺馆的墙上，也象八十年前写下的一样，不知被风雨吹刷到哪里去了。以前就是向群众‘灌输’，‘灌’政治营养，‘输’新鲜氧气。哈哈，这

都是过去的事了！”

他是石家庄市群艺馆馆长，出乎我们预料的是：他竟然才二十五岁。他上台之后，就同市文化局签了承包合同，要甩开膀子自己干。五月，他搞了一次“石家庄市中山杯霹雳舞大奖赛”，最后几场的票，黑市涨到四十元。这对石市市民来说是一次爆炸性的活动，都以能看到霹雳舞为荣。市民感召了现市长、副市长，决赛那天都参加了。

郭馆长叫郭纯阳，高高的个子，清瘦的面庞。他把竞争机制引入群众文化工作，首先实现了转轨，即由“教育群众”到“组织群众性的自娱活动”。他们有各项服务，服务是有偿的，为本馆的工作积累一些资金。接着是承包，层层承包，我们深深地感受到馆里的气氛，紧张、严肃又很有条理。由之可以说，他们承包的是一个事业，一个金灿灿的明天。

河北省、石家庄、群艺馆、霹雳舞、大奖赛，——这几个名字组合在一起，你难道没有什么感触吗？

2. 亮亮霹雳队

中山饭店很一般。走廊里没有红地毯，餐厅里也没有会说几种外国话的红艳少女服务。但十城市百名霹雳舞星的到来，却使中山饭店生辉。那辉光不亚于一道彩虹，高高地悬于深远的天际。门口如闹市，为各样小摊小贩带来了发财的机会。人们的分辨能力是很强的，能从进进出出的人中，一眼看出谁是霹雳队员来。

会上，人们交口称赞的“北京队”，是朝阳区的“亮亮

霹雳队”。他们都十分荣幸，觉得代表了北京。他们是——

韦平，男，30岁，呼家楼第三小学教师。

康洪宇，男，18岁，北京汽车制造厂技校学生。

吴彪，男，18岁，芙蓉饭店服务员。

陈颖，男，18岁，三里屯二中学生。

唯一的女舞星是卢丝，一位15岁的学生，遗憾的是她未能参加。

亮亮霹雳队的房间里争论非常激烈，是在对霹雳舞的美学理论进行探讨。我们进去后，韦平先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有一位温和善良的妻子，她非常支持他学舞和参赛。他个子不高，也就是一米六二的样子，肤色健康，墩实而精明，眸子中的光泽热辣辣地跳跃着。他对“破碎”有着深刻的理解，说：“过于规范的生活会产生匠气，匠气离暮气也就不远了。”他说话的时候在地上来回走动，脚下又轻又飘，仿佛有一股股透明的风托着，或者说他的双脚踏在一只飞速行驶的气垫船上。这叫“滑步”。而我知道，屋里的地面是很粗糙的，不会滑步的我，别说“滑”了，正常的走还会跌跟头呢！石家庄市一位朋友说：“看人家滑得多好！要是你，叫你在玻璃上、冰上，都滑不了这么好！”我惨惨地笑笑，勇敢地承认这一现实。他抖了抖双肩，接着来了个“双向传导”，就是电流从颈下出发，向双臂同时流去。电流流到哪儿，哪儿的关节和肌肉就有相应的反应。他说：“霹雳青年都有一种霹雳精神，这精神就是潜伏于生命本位的破碎意识。”这时他从下到上“破碎”了一下，我们看着象一个立体的生理解剖，每一个关节都从人体中分离出来，又不离开人体进行单独的动作，可是没有听到关节的撞击声，只觉得

有一股清风从关节处飘出。这种“破碎”舞姿使我的心沉甸甸的，我觉得生活中很多应该破碎的东西，太完美、太完整、太永恒了。这对我们民族的“大团圆”意识是一个正面的冲击。人体本身是“大团圆”的，实现着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心理的运动。可是一经“破碎”，人们就明白了，原来人也是由碎片组成的——碎片原来也是生命。说到底，“破碎”是一种形体和意识的重新组合，而不是无原则的破坏。

亮亮队带队的是一个年轻人，北京朝阳区文化馆教务组组长。原是解放军“八一”摩托车队的队员，后来复员，从事文化工作。他身体魁梧，声音宏亮，有力度，讲起话来很有感召力。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红色的北方男子，穿着一件鲜红的汗衫，红光熠熠，只是没有问他是否爱吃红辣椒。他一心扑在霹雳的事业上，认为这是一次不可回避的浪潮，他说霹雳舞不象当初的喇叭裤和蛤蟆镜，兴起来容易，消失的也快。霹雳舞不但有一定的难度，而是难度非常大，不下决心，不脱几层皮是学不会的。他目睹了亮亮队队员习舞的情景，感动得左眼和右眼都“哗哗”的流泪。不管是水泥地还是土地，只要情绪到了“背转”、“臀转”、“膝转”的时候，躺在地上那就转呀！他们的自娱快感来自自娱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有形的收获。为了让几名队员来参赛，他又找他们的领导又找他们的家。耐着性子求情，含着眼泪劝说，说的最多的话，无非是：“霹雳舞不是痞子舞”。就这样，那位十五岁的女队员也未能参加大奖赛（讲到此事时，他们每个人都很难过）。小卢对红色有偏爱，穿红色的汗衫，也喜爱热烈激昂的舞蹈。他说下一步要研究霹雳舞的舞蹈语汇，